

处女书系
(文学评论)

李明泉·著

文学精灵的突围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世界原本很大，何不由此窥一隅/文苑永不寂寥，喜看新星跃中天。



处女书系

CHUNUSHUXI CHUNUSHUXI

文学精灵的突围

李明泉 著

处|女
书|系

CHUNUSHUXI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成都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张仁华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文学精灵的突围
作者 李明泉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91年8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625

印数 1—2,810册 字数117千

ISBN7—5411—0718—2/I·662

定价：2.30元

雪里送炭

——序《处女书系》

马识途

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不乐意雪里送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扩而言之，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动物有趋热性一样，本来是世所常见，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便是养成趋炎附势，走热门，赶浪头的性格。所谓宰相门前，车水马龙，在野高人，门庭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也。所谓谁管是与非，有奶便是娘，你喊一个万岁，我喊万个万岁是也。

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文坛上，便是捧台上，棒台下，乐意歌颂名家，冷落无名之辈。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一个人由于自身的努力奋斗，因缘时会，抓住机遇，加上许多偶然的

因素，一篇鸣世，饮誉文坛，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从此便什么也有了。本来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好诗，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赞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发展下来，中外文坛上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作了不适当的吹捧。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由于有了名声，各种报刊都来拉稿，门庭若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却被抢着登载，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上了刊物又出书，出了选集，又出文集、近作集之类，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为了研究这些作家，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相反的，有些后起之秀，寒窗累月，呕心沥血，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却东投西送，无处收用，稿件如泥牛入海，渺无消息，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要出集子就太难了，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他们的名声大，好作品多，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有的人领了全国的奖，又领地方的奖，还领刊物、出版社发的奖；领了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

反正杯、瓶、盘、碟多的是，领个不完。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好不热闹也么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

我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莫奈何的。我借《处女书系》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就此打住吧。

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他们要出一套《处女书系》，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年近花甲，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想出一本书，因为是无名之辈，求告无门。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并且准备赔钱，在当今人欲横流，金钱万能之际，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专门张罗这件事情，联系作家，筹借款项，到处奔走，也算得是有心人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说起这事，我连声说好，要我写序，我一口就应承了。他们送来的清样，有的我翻了一下，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要求每本都好，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接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我还相信，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

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

我盼望着。

1989.11.于成都

序

贺兴安

在我的印象中，李明泉同志是这样从事文学工作的。他搞评论和理论，但什么都写，写诗，写散文，写通讯，写报告文学，写小说，写话剧。他当学生出身，又不是一直在书本堆里转，从一个校门进另一个校门，从一个研究室进另一个研究室。他当过代课教师，当过工人，在县中药材公司扛过包，在供销社办过专栏，组织过一个群众文学社，当过团委书记，办过校报。的确，他的经历促进了他什么都写，坐起办公室来，少不了整理材料，频繁地填写报表。

当然，保持一种无间隔、无中断的学人、研究者生涯，也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一条道路。从一个理论转向另一个理论，由理论而历史而哲学而其他科学，从今及古，由中至外，进行理论的大包抄，这也是一个路子。书本知识丰富，征引材料翔实，如果再接触一点实际，加上本性聪慧而又缜密，这确实是一条出优秀学者的路子。

学海无涯，学路无数无边，原本是因人而异，可以相互补充的。

我们是一个偶然的会结识的，他投稿到编辑部，我看了他的稿子。我从他的文章里，感受到他搞文学的某种灵气和新鲜气。后来，又听到别人说起他，说他的文笔好。我的最初感受同他的特殊经历是对上了号的。就在这之前之后，他从一个不算繁荣、也不算偏僻的市县走出来，走到成都，又往返于北京四川之间，他以他的青年人的机敏和热情，逢上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蓬勃兴盛的大好时光。

这里，要顺带提到一种特殊现象，又是作为规律、作为全称命题来谈的。那就是，在一种特殊条件下，一个特殊时机，一些密切联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由于他们了解群众，熟悉生活，对现实的新鲜的丰富的艺术现象，能敏于发现，在清醒的辨别中热情地肯定新生事物，于是，在他们的理论批评中就能把握时代的走向。而某些过多执著于书本的研究者，则往往出现某种迟钝和失误。最极端的例子，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坛。当时的俄国，出现了一些年轻人，高尔基称他们之一的别林斯基为“新人物”，说是好像“从甚么地方的一角落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人”。别林斯基等人同人民的解放斗争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理论见解震惊于当时的文学界。而某些固守已有的思想和艺术法则、在书本堆里拔不出来的批评家、文学家、周旋于上流社会圈子和贵妇人的沙龙，认为文学就是“雅人为雅人”，维护一种等级森严的贵族口味，把下层人民生活视为鄙俗，逐出文学园地。其中，原因很多，能否同时代同人民息息相关，不能不是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例子，是人们熟知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卢卡契同布莱希特关于现实主义、关于创作方法的

一场论争。这场论争是左翼运动的内部论争。但是，卢卡契长期蛰居莫斯科，过于从书本中引伸法则，把已有的艺术经验视为千古不移的经典，而布莱希特则更多地接触丰富的现实生活，本人又是实践家，敏于接受新鲜的时代气息和艺术的最新发展，在论争的正确性上就更占上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活力是什么呢？不正是它自身的丰富与发展，以真理的力量，赢得时代，赢得群众，并始终关注并推进人的解放的斗争么？

李明泉是新时期涌现的众多的有才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之一。翻开书本，我们可以鲜明感受他徜徉于繁花似锦的新时期文学的那种敏感，那种兴奋，那种激情和思索，他以自己特有的情智和语言代码记录了自己的感受、追求和探索。

这是他的第一个集子。无疑，他将步入中年，走向更加成熟。文章俱在，读者和评者自有评价，我除了感谢应邀作序之外，无需在此唠叨。

贺兴安

1990年3月10日北京皇亭子

目 录

雪里送炭 马识途 (1)

序 贺兴安 (1)

理论探讨篇

生命终点的反思

——论当代文学的死亡意识 (3)

上穷碧落下黄泉

——论文学的整体意识 (20)

戴着脚镣跳舞

——论报告文学的想象 (37)

在历史的延伸线上纵横开拓

——论传记文学的艺术结构 (64)

实录直书与典型形象

——论纪实文学 (83)

《回归》生研室中的文化意识 (105)

根是地下的枝 枝是空中的根

——浅谈历史文化认识的视角差…………… (110)

批评实践篇

纵横万里写伟人

——论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的结构艺术…………… (117)

面对人生的文学思考

——关于毛姆《总结》部份章节表达的创作观念的随想
…………… (128)

美来自无声的突然多变

——读普里斯特莱散文《初雪》…………… (135)

永逝和凝固的童年

——读阿·韩波的散文《童年》…………… (140)

珍惜人生的欢乐

——读玛丽·谢尔曼·希尔伯特散文《矶鹬带来欢乐》…………… (143)

“每一个机会造就一个崇高的武士”

——读丘吉尔的演说辞《敦刻尔克的奇迹》…………… (147)

“福克纳文体”的艺术魅力

——读福克纳的四篇散文…………… (152)

感应生活的回响

——读王敦贤散文集《心灵的梵音》…………… (159)

《老井》：题旨与效应的背离…………… (166)

后记…………… (169)

——理论探讨篇——

生命终点的反思

——论当代文学的死亡意识

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军事文学、寻根文学的许多作品中，一个个“死魂灵”如风筝、似山泉、象流星在字里行间飘荡、流淌、闪烁。我感到文学生命正与人类生命形成一种有机运动形式的互渗、同一和整合，在形象情感哲理交融的艺术世界中传达出一种深沉而悲壮的“死亡意识”。它象伊甸园那条蛊惑人类始祖走向死亡的“蛇”，如今又无形地游弋在作家的创作天地，执著而痛苦地描绘着“人”的毁灭。或象征、或荒诞、或纪实、或表现，都无法摆脱它的噬咬和同它的苦斗，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剽勇、智慧和死亡的无情、虚无、神秘。这是对“死之本能”的探微，对生存意义的求索。死，成了瞭望和窥测人类历史演绎、嬗变和发展的鲜明视点，也成了衡量生命价值的尺度和表达对死者不同情感的方式。

—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恐怖的“鬼沼地”吞噬着追赶小

孢子的梁珊珊；一柄大斧、三只死狼记载着“摩尔人”死前的搏斗，患上“出血热”的李晓燕和那匹鄂伦春猎马同时停止呼吸。在孔捷生营造的“大林莽”中，冷酷阴森，反复无常，杀机四起，几乎夭折了这支小小的勘探队（五人中仅幸存一个女子）。死亡，在这里不露声色地施展着它的淫威，大自然的“异己力量”与大时代的“抑己力量”（极左路线使然）扭成的这股合力，抖动着死亡的缰绳，鞭笞着这群北大荒、海南森林中的生灵。

本来，死亡是人的存在的固有可能性。“生就意味着死”。但是，生命有它自己的自我形成（或分裂）、自我保持（或营养）和繁殖（或产生）的有机运动历程，具有一体性和不间断的统一性原则。它一方面要继承人类的“种质”，因为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敦煌壁画埃及金字塔，还有他们的血清血型，上一阶段的生命被新生命所保存；另一方面还要发扬并延续人类历史文化，尤其是哲学、宗教、道德等深层结构的内核性文化（荣格称为“种族记忆”），构成层迭不穷的人生图景。然而，这群早逝的“知青”却来不及向社会施展抱负就留下“拓荒者”的墓碑和那悲怆崇高的精神。死亡，在这里展示了它降临的突兀性、不确定性及非关系性。它如一把犬牙交错的利锯，一下子就锯断了人与现存世界的关系。

我以为，对此最深沉的描绘是陈村的《走通大渡河》。小说将现实与历史叠置，呼应叙述，冷静而凝重地描绘一次次死亡。陈村似乎隐藏着面对死亡的心态，把踏勘队员们的生态——死态前置，凸现死的高频性和无情性（《唐山大地

震》对此也作了触目惊心的描述)：“走路死人，睡觉死人，炸山死人，清河死人”。“平均三四天就死一个，持续了一年。”这条充满原始野性的河竟吞没了整整一本《百家姓》。全篇都弥漫着一种悲怆的心绪。小说异常深刻地在一次次死亡中揭示了死亡降临的或然性与必然性之间所形成的“时间差”对于人心的震颤，表现出或逃命或顽命这两极心态。前一种心态可以说是吃不了苦、孱弱，或许是“生之本能”的驱使；后一种心态可以说表现了一种不怕死的献身精神，或许说是“死之本能”的勃发。死亡，在这里检阅着生命的梯队，而最先接纳的却是那些敢于向它抗衡，敢于实现自身目的的人。

“想实现自己的趋向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想通过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给自己提供客观性和完成自己。”^①列宁在这里所揭示的人的目的性，使我们体会到了“死”的本质：人类在其个体生活的一生中，决不可能达到总的历史生活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一种世代绵延的，不能全部实现的生物。死，起着生命接力棒的功用。死，不是生命链条上的纽带，而是促使这纽带形成并环环紧扣的内在动力。我甚至觉得，人类的发展框架，必然要求不断地扬弃（牺牲）生命个体，而使“类”得以更新。我以为那推动人类历史整体运行的能源，就是人类自身的鲜血。莫言的《红高粱》就将这鲜血一代代地注入奶奶、父亲和“我”身上。它不仅为民族“招魂”，展现战争环境最充分高扬个性，最强韧显示正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1959年中文版。